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起著雍攝提格八月
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
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
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
仁果立居於折墻城謚舉曰武帝 上欲與李軌共
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
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
張俟德冊拜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 初朝廷以安

陽令呂珉為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巖
州刺史德仁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弼
入林慮山而殺之叛歸王世充 巳丑以秦王世民
為元帥擊薛仁果 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 隋江
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取宇文弼及所留輦輅
鼓吹粗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
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宇文弼及之發江
都也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
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
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

百官以陳果仁為司徒孫士漢為司空蔣元超為左
僕射殷弼為左丞徐令言為右丞劉子翼為選部侍
郎李百藥為府掾百藥德林之子也 九月隋襄國
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君賓伯山之子也
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陳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
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初李密
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
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
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
陽雖名委任實亦踈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

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輾踐群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

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

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

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辯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

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挨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秣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只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當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

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諛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

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邴元真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

此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弃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

通鑑卷一百六
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
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弃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
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
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
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
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
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
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
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
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爲

楚王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

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
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
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
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廡人僞以城降叔良遣
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
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
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
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
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

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夕秦王帥
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杲怒執感於
城旁埋之至滕馳騎射之至死聲色愈厲叔良嬰城
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
人常達擊薛仁杲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上遣從
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璿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
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癸亥白馬道士
傅仁均造戊寅曆成奏上行之 薛仁杲屢攻常達
不能克乃遣其將佉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
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

杲達見仁杲詞色不屈仁杲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
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
人救之獲免 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
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
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
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
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
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
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
德數相鬪闕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

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太司見處乎已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旣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旣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庚辰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副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旣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南陽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

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總督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育德諱之孫也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眾相繼來降初北海賊帥秦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中見兵繼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眾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眾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奉以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成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

通鑑卷一百八十六
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爲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
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
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
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
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
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
者而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
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
還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衆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
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
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軍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
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
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
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
衆五萬來爭之公順衆少聞之大懼蘭成爲公順畫
策曰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
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
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
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噐
詐爲抄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

與賊比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二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亦來降 隋末群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中召還爲太府少卿乙未附襲譽籍於宗正襲譽襲志之弟也 丙申朱粲寇浙州遣太

常卿鄭元璿帥步騎一萬擊之 是月納言竇抗罷

爲左武侯大將軍 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

位改元安樂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 薛仁杲之

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

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

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

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

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

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

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

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
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
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
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睺
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
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
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
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
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
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

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
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
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已酉出降
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
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
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
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
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
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
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

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
恩皆願效死世民間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
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
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寃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
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
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
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
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
乎詔以負外散騎常侍姜暮爲秦州刺史暮撫以恩
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

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又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
安集山東上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
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
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
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
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
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
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
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爲宋州刺
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反行軍總管趙慈景
尚帝女桂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
意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
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忤士政
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群
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
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
豈可不以爲前鑑也已巳以劉文靜爲戶部尚書領
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 李密驕貴曰
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

嘗遇大朝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爲耻退以告
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
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
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又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
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
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
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
往收之群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
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

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
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
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
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
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佗人所能間
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群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
建德以爲巳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
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
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

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
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
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
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
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婿崔履行暹之孫
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
者皆坐毋得妄闔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
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白衣衰經杖竹登北
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
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

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內史令 十二月壬申詔

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其蒲州

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 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

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

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

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

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

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

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

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

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

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

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

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

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

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

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

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

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它所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

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獨孤懷恩

引兵圍之 丁丑隋襄平太守鄧暉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暉爲營州總管 辛巳太常卿鄭元壽擊朱粲於商州破之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爲幽州總管薛萬均世雄之子也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爲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爲車騎將軍武安縣公竇建德旣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爲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以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詔以彥博爲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侍郎兄大雅時爲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時人榮之 以西突厥

通鑑卷一百八十六
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
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乙酉車駕幸

周氏陂過故墅丁亥還宮 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

附薛舉及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帥
其衆數千叛入南山出漢川所過殺掠武侯大將軍
龐玉擊之爲企地所敗行至始州掠女子王氏與俱
醉卧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其衆遂潰詔
賜王氏號崇義夫人 壬辰王世充帥衆三萬圍穀
州刺史任瓌拒却之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

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

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

乃降勅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

度密至稠桑得勅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

我還天子曷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

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北信

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

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

下終當一統明公旣已委質復生異圖任懷史萬寶

據熊藜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

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

通鑑卷一百八十六
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
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
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
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
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
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
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疆者爲雄明公奔亡甫爾誰
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
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
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
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賴明公孰思之但恐大福
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閏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
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閏甫奔熊州伯當
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
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
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
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
衣戴羃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
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
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

密初本事公
是豪傑後却
如此甚矣人之
難知也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
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
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
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即
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
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
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
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
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
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
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
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
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
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
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
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
多歐血 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
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暉將兵救之景帥其衆
遷于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爲盜所殺開道遂取北
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自稱燕王改元

始興都漁陽懷戎沙門高曇晟因縣令設齋士民大
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
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改元法輪遣使
招開道立爲齊王開道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
殺曇晟悉并其衆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
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
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棄法
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
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
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
史素立義深之曾孫也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
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
子野師襄昔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
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鑑今天下新
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
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
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嶽論曰
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爲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爲厲階
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
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爲

誠哉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
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
尚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爲禮乃與
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醜碩殺之有胡巫謂
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
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
不足欲發倉粟召群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
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
心終不服密與群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
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
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
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起屠維單闕正月
盡十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
爲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 隋
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都水少監蘇世長等
以山南兵始至東都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
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聞然世充立三牌於府明
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
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

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
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
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
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
郎楊恭慎前渤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
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爲
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
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
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賞功
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
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
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爲內應開門納
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
之子也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 宇文化
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
寶藏舉州來降 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
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
餘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甲子以陳叔達爲
納言 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 朱
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

食其積粟未盡復它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
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
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佗國
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愨
楚謫官在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爲
所噉愨楚之推之子也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
諸城堡相帥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
諸州皆應之粲與戰于淮源大敗帥餘衆數千奔菊
潭士林家世蠻酋隋末士林爲鷹揚府校尉殺郡官
而據其郡旣逐朱粲己巳帥漢東四郡遣使詣信州
總管廬江王瑗請降詔以爲顯州道行臺士林以瓚
爲長史初王世充旣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
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
太后旣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
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
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
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
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
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已符瑞云 上遣金紫光祿
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爲梁師都所獲孝謨罵

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謚曰忠
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
以外不得橫有調歛 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
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
別爲團伍 張俟德至涼李軌召其群臣廷議曰唐
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
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京帝河右
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
大請依蕭答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
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
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初隋煬帝自征
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立
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
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
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
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閏月朱粲遣使請
降詔以粲爲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宇文
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
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群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

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以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五
藩

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
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
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虞世南爲黃門侍郎
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
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
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
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
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群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
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
禮 甲辰上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

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
位以來每虚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
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
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
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
於朱粲 初上爲隋殿內少監宇文士及爲尚輦奉
御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
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化及至魏
縣兵勢日盛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
彝說士及於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化及稱帝立

士及爲蜀王化及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紹幼與帝同學詔以紹爲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 丙辰以徐世勣爲黎州總管 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沈米船百五十艘已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

叔寶曰三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

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
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 竇建德陷邢州執總

管陳君賓 上遣殿內監竇誕右衛將軍宇文歆助

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尚帝女襄

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被甲

戲爲攻戰前後死傷甚衆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

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毆殺之性好田獵載罔

罟三十餘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

與誕遊獵蹂踐人禾稼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

觀其避箭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怨歎屢諫不

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 癸亥陟州刺史

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

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

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

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逸以

雍丘來降拜杞州總管以其族弟善行爲杞州刺史

隋吏部侍郎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

魏州總管元寶藏獲之己巳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

黃門侍郎尋以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

情僞民夷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 突厥始畢

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
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
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處羅以
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
右武侯將軍高靜奉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
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
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三
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 壬申王
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庚辰隋北海通
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

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初王世充
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
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
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
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
節揚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
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
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
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
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狗

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
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
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
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
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
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
爲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
相以下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
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
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

爲弑君之賊効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
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奔相州淮
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
子檢校內史侍郎 齊王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
已甲申復以元吉爲并州總管 戊子淮南五州皆
遣使來降 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壬辰營州總管
鄧暲擊高開道敗之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
義州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
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爲諫議大
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

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
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
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
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
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
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
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
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辛丑
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

如糟藏羶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
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以噉左
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爲龍驤大將軍 王
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
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
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
主歛膝據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
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
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列在廷
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

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
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暉幽
皇泰主於舍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
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
湯葦火祓除禁省 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
降者詔以王薄為齊州總管伏德為濟州總管鄭虔
符為青州總管綦公順為淮州總管王孝師為滄州
總管 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祕書
監夏侯端安撫淮左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
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丁未隋禦衛將軍陳

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為揚州總管 戊申王世充立
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
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
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
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暉為尚
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頊為御史
大夫世暉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
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耻之故服
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

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
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
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
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
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
情又令西朝堂納寃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
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
出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齊王暕之
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爲鄭公然猶依倚突
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
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
成公主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
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王世充將軍丘
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
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
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閣杖之
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
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
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

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奔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

自守與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與貴執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庚辰與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以安與貴爲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隋末離石胡劉龍兒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爲太子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至是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爲亂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

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詔以爲嵐州總管 壬午以秦王世民爲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其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 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

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
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
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
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
百年欲爲啓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
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
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
世暉爲太保齊王世暉爲太傅領尚書令 六月庚
子竇建德陷滄州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
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
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
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
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
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
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
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
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
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
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旣而
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己酉突厥遣使

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一上以劉武周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爲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國公 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旣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耻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 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八月丁酉鄴公薨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洛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洛州城下 丙午將軍秦武通

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

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
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
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
才爲之奏請獲免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

珉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
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
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
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
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爲厭勝文靜有
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上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

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
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
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心因醉怨
言不能自保上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
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
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
隔令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
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
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靜及文
起坐死籍沒其家 沈法興旣克毗陵謂江淮之南

指搗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
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
社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
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
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
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子通
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
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
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
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卽皇帝位國號吳改元
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爲左
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爲淮南安撫大使
和州總管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
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
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
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
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
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爲金
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
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會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

卿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

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耻爲朕尚書邪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卽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而所爲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爲少保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

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陽水藝纔至興卽降大王之意以爲何如建德乃悟卽命釋之 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師都以百餘騎遁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 冬十月己亥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

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 癸卯以左武侯大將軍龐玉爲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餒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

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崇茂

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爲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大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辛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

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爲右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河東

州吏民感悅即日

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壬戌士信拔青城堡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劼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劼爲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夏侯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千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毫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

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歔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抱持之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瑩豆生食之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鬚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爲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獲楚之不屈竟得還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毫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

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甲子上祠華山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起屠維單閼十一月盡重光大荒落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涪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恆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

通鑑卷之八
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
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
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
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
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實氏勣則見疑宜先立
効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
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初漳南人劉
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為羣盜轉事郝孝
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充所為竊笑
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

德署為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
潛入敵境覘視虛實黑闥往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

十二月庚申上獵于華山 于筠說永安王孝基

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
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
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
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
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
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澶州秦王世民遣兵
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

通鑑卷之八
之斬首二千餘級項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 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

可取旣得海公以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戰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降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宋金剛圍絳州癸巳上還長安 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父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衆

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渾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
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
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
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
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
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
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
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
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
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

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
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
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
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洛州

二月庚子上幸華陰 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
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
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
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壬
子開州蠻酋冉肇則陷通州 甲寅遣將軍桑顯和

等攻呂崇茂於夏縣 初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蒲
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懷恩由是怨
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爲天子次應至舅
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或時扼腕曰我家豈女
獨貴乎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
皆沒於尉遲敬德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
若能早決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
川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君寶又謂儉曰
獨孤尚書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反可謂王者不死儉
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請使劉世讓還與

唐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
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
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
未知事露輕舟來至即執以屬吏分捕黨與甲寅誅
懷恩及其黨 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洛州勸
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突厥處羅可汗迎揚
政道立爲隋王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
衆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三月乙丑劉
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
千人 改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給事郎爲

給事中 甲戌以內史侍郎封德彝爲中書令 王世克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克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餓死者日有數十世克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仙 甲申行軍副總

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劉季真懼而詐降乙酉以季真爲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蠻酋冉肇則寇信州趙郡公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俘五千餘人已丑復開通二州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閼提斬之 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壬寅還長安 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郾涇遂六總管隸焉 劉武周數攻浩州爲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克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

墜馬人救之得免 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爲
行臺尚書令 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尚書
令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
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
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
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
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
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
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
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崔
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崔鼠谷
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
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
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
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
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
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
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
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
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

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安
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
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
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弃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
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
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
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
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
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弃石州奔劉武周
將馬邑高蒲政蒲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

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
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
結唐朝南面稱孤是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
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
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
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 庚申懷州總
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
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王
世充陷鄧州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

通鑑卷三十八
八
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畧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初尉遲敬德將兵

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圖敬德事泄敬德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

縣拒守秦王世民引軍自豳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

辛卯秦王世民至長安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

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克且求婚世克以宗女妻之并

與之互市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

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進封

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柘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丙午立皇子元景爲趙王元昌爲魯王元亨爲酆

王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

北結王世克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

通鑑卷之八十一
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
林降於世克世克以瓚爲顯州總管秦王世民之
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
騎助唐武周旣敗是月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
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
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上議擊世克世克聞之

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
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克陝東道
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
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

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
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
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癸亥突厥遣使

潛詣王世克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
計驃騎將軍可朱渾定遠告并州總管李仲文與
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
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
州暨廢并州總管府徵仲文入朝壬午秦王世民
至新安王世克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
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

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
徇守曜儀城世克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
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
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
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
泰世克之兄子也 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
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羅士信將前
軍圍慈澗王世克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將輕騎
前覘世克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克所
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一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

珙世克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
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
世克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
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
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
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克
洧州長史繫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丁酉南寧西爨蠻遣使入貢初隋末蠻酋爨翫
反誅諸子沒爲官奴弃其地帝即位以翫子弘達爲
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

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巳亥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

殺刺史以州來降 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

來降 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

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

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

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

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

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

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

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

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

俱還 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爲林州總

管 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

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

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鞞鞬拔

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遁設伏大

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

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
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
刺史時德睿帥所部杞夏陳隨許賴尉七州來降秦
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
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郡縣相繼來降劉武周
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行
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
勇絕倫今旣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患不如遂
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
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

介意吾終不信纔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
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
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
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
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徃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
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
畧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
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
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

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秦王世民問敬德曰奪稍與避稍孰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耻之 叛胡陷嵐州 初王世充以邴元真爲滑州行臺僕射濮州刺史杜才幹李密故將也恨元真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真恃其官勢自往招慰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壬午以濮州來降 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丙戌以田瓚爲顯州總管賜爵蔡國公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戊申以開道爲蔚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

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

復姓楊氏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郭氏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王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旣辜付託狗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爲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爲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

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爲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總管賜爵郟國公 王弘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鎮拔之斬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 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爲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雲州總管郭子和先與突厥梁師都相連結旣而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誦得突厥釁隙遣使以聞爲突厥候騎所獲處羅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徙詔以延州故城處之 張舉劉旻之降也梁

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北
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
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
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
武所爲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
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
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
自滄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
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
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爾得立此

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
弼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
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戊子安撫大使
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是月竇建德濟河擊
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
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
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
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
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疆
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

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荅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高筭等十一州皆請降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破之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紹所部與梁鄭鄰接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蕭銑

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為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洛州已酉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暉舉

兵反 是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慶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柘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稜王雄誕為之副公柘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柘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柘前鋒千人殊死戰公柘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柘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柘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據州附於
林士弘漢陽太守馮盎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
復聚兵於新州盎引兵擊之戰始合盎免胄大呼曰
爾識我乎賊多棄仗肉袒而拜遂潰擒寶徹智臣等
嶺外遂定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為代州總管封定襄郡王
賜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盜充斥
大恩徙鎮鴈門討擊悉平之 稽胡酋帥劉仝成部
落數萬為邊寇辛巳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 王
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

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
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
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
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
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
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
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
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
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
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攻信州為夔州以

通鑑卷一百八
孝恭爲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
以靖爲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
悉召巴蜀會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
實以爲質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
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
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
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
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
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
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

輒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
邨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
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
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
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
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
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
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
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
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

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
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
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
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
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
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
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
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
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
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
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
頴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
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
願棄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
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
革休息當從公志頴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
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
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
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
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

之何以制衆遂斬頰於市頰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
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并州安撫使唐儉密
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又娶陶氏
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
爲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賊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
蕭瑀雜鞫之乙巳仲文伏誅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
其將趙夔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
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
輾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壬子延州總管段
德操擊劉仙成破之斬首十餘級 乙卯王世充懷

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
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
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
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
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
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
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
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
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
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

德彛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
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
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遣世充
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
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
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
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竇建德克周橋虜
孟海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起重光大荒落二月
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
管 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授
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仙成亦降建成詐稱增置
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
之死者六千餘人仙成覺變亡奔梁師都 行軍總
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
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署普樂令

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遙除名振永寧令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閔婦人乳有渾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爲之飯僧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凌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揚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

汾陰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 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

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
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
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
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
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
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
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
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
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
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

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
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
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
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
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
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
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
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
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
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

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
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六疆氣勢自倍
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
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
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
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
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
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
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
德之營緣道分留從從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

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
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
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
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
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
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
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
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
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
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

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立秦王世民之子泰為衛王 夏四月己丑豐州總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為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長遜帥

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 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 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

太子還長安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璠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璠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五
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
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甲寅封皇子元方爲周王

元禮爲鄭王元嘉爲宋王元則爲荆王元茂爲越王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
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
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
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
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
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
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

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
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
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
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
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
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
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
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
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
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

是畏敵而弃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
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
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
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
置陣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
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
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
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
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
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
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
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
仗甚鮮迥出陣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
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
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陣擒琬
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
乃出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
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
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

通鑑卷三十九
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
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
汜水直薄其陣建德群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
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
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
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
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陣直出其後復突陣而
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
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於是諸軍大戰塵
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

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
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槩竄匿於牛口
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
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
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
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
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
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彞入賀世民笑曰不用
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彞甚慙建
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甲

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奔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令守市肆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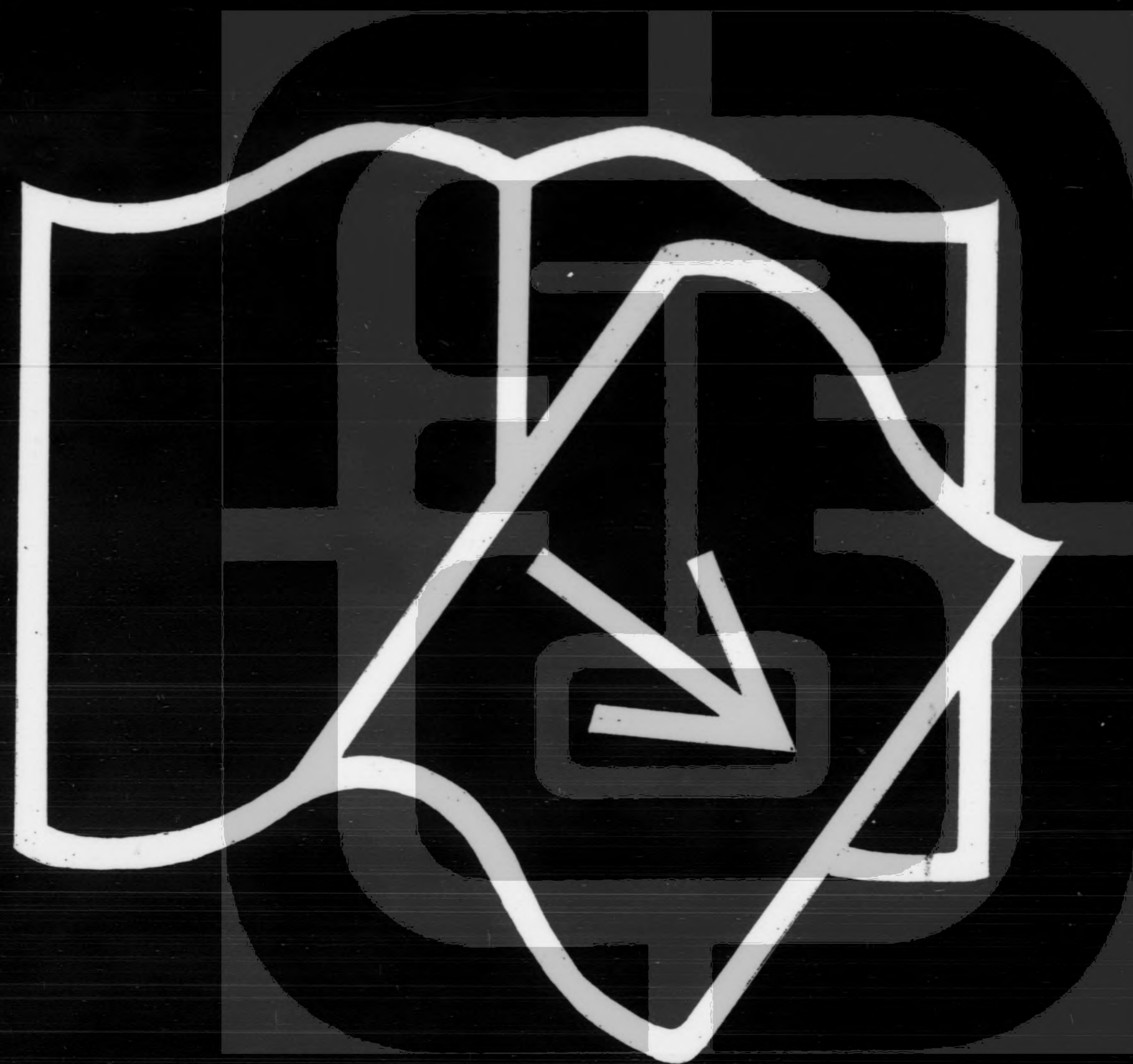
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獻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

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由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之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爲之請於世民淹得免

死秦王世民坐閭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秦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前真定令周法明法尚之弟也隋末結客襲據黃梅遣族子孝節攻蘄春兄子紹則攻安陸子紹德攻沔陽皆拔之庚午以四郡來降壬申齊善行以洛相

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
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爲盜善
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
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爲擒
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
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
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
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
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
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

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
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
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初竇建德之誅宇文
化及也隋南陽公主有子曰禪師建德虎賁郎將於
士澄問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當從坐若不能
捨禪師當相爲留之公主泣曰虎賁旣隋室貴臣茲
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爲尼及建德敗
公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
見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婦公主曰我
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



原件短缺

預知耳訶令速去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
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乙亥以周法
明爲黃州總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
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
世充故地悉平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
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
悉平 巳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死君璋破之 突
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
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戊戌孟海公餘黨蔣善合以
鄆州孟噉鬼以曹州來降噉鬼海公之從兄也 庚

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
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
御物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乙丑高句麗
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上見王世充而
數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
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斬竇建德於市
丁卯以天下畧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虢
虞芮六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
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旣下而王竇餘黨
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

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
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况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
之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
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
兄世暉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
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
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
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
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
以屈突通為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洛陽以淮

陽王道玄為洛州總管李世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
復其官爵竇軌還益州軌將兵征討或經旬月不解
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鞭撻吏民常流
血滿庭所部重足屏息 癸酉置錢監於洛并幽益
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
鑄錢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没 河北既平上
以陳君賓為洛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洛州
欲使分鎮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為慰撫大使就
洛州選補山東州縣官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
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

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
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
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
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
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
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
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
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
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
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

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
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
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
定計聚衆得百人甲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
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
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丁
丑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辛巳襄
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 孟海公與
竇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挾海公之
子義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蔣善合爲腹心善合

與其左右同謀斬之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丁亥命太子安撫北邊 丁酉劉黑闥陷郟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上以南方寇盜尚多丙午以左武侯將軍張鎮周爲淮南道行軍總管大將軍陳智畧爲嶺南道行軍總管鎮撫之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洛陽旣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爲

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至宋州屬圓朗反副使柳濬勸瓌退保卞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圓朗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鄆陵帥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濬曰樞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爲變瓌不應樞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各殺其質子樞不禁梟其首於門外遣使白瓌瓌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

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旣殺質子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 初竇建德以鄱陽崔元遜爲深州刺史及劉黑闥反元遜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於車中以禾覆其上詐爲農人直入聽事自禾中呼譟而出執刺史裴晞殺之傳首黑闥 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爲刺史 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隋末歙州賊帥汪華據黟歙等五州有衆一萬

自稱吳王甲子遣使來降拜歙州總管 隋末弋陽
盧祖尚糾合壯士以衛鄉里部分嚴整群盜畏之及
煬帝遇弒鄉人奉之爲光州刺史時年十九奉表於
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來降丙子以祖尚爲光
州總管 已卯詔括天下戶口 徐圓朗寇濟州治
中吳伋論擊走之 癸未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
罪配没子孫相承多歷年所良可哀愍宜並蠲除爲
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勿更追集 甲申靈州總
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詔發巴
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

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
爲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
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
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
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
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
邢洛相魏恒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
饒陽城南布陣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陣以
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旣而風返神通大敗士

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一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
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
敗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
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上以秦王世民功
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
上冬十月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
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以齊王
元吉爲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
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
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

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
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
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
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
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
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闔立本
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
人謂之登瀛洲允恭大寶之弟子元敬收之從子相
時師古之弟立本毗之子也初杜如晦爲秦王府兵
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

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爲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畧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爲世民盡死力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歎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玄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

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 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 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說青萊密諸州皆下之 蕭銑

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人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

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

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三
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
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群臣總縷布幘詣軍門曰
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
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
來困於虐政重以群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
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
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
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
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
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

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
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
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
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
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爲荊州總管李靖爲上柱國賜
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先是銑
遣黃門侍郎江陵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
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長史戊
申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 庚戌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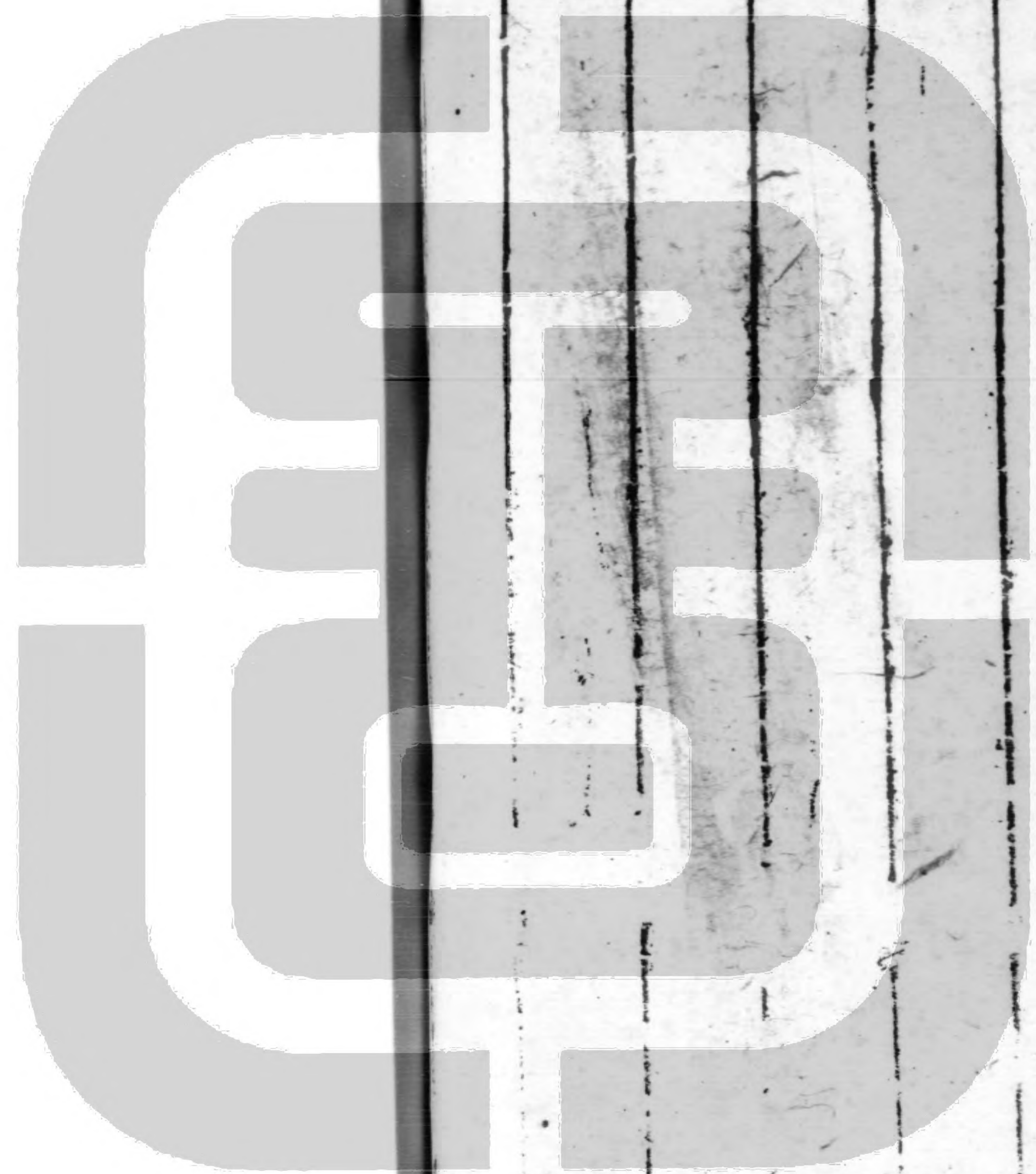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自令僕至郎中主事品秩皆與京師同而真數差少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並隸焉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令僕以下各降京師一等真數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 閏月乙卯上幸稷州己未幸武功舊墅壬戌獵于好時乙丑獵于九巘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遂幸三原辛未幸周氏陂壬申還長安 十一月甲申上祀圓丘 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

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陣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

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壬辰林州總管劉旻擊劉仙成大破之仙成僅以身免部落皆降 李靖度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下蕭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諸州來降趙郡王孝恭即以襲志為桂州總管明年入朝以李靖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引兵下九十
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

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劔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 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李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發民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

兵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旣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侯斤末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寧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舊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至其國說之遂來降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壬申徙宋王元嘉爲徐王



程